

## 汉英两种语系在动物喻体的选择上存在的规律

摘要:对英汉习语中的动物词语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对比,发现用动物设喻来比拟人物的品质特征是英汉习语的一种共有现象。受两种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影响,动物词语中喻体与喻义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应及非对应关系。揭示出汉英两种语系在动物喻体的选择上存在的规律。

关键词:习语;动物词语;喻体;喻义;翻译

由于人类自身有共同之处,同时又共享一个大自然,具有相似的认知经验,因此,各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性。但是,又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小环境不尽相同,如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地理位置、物质生产、历史文化、宗教礼俗等,各民族的文化又具有个性,即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必定反映到语言之中。习语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运动等过程中积累的约定俗成的、具有完整独特意义的语言形式,它包括成语、谚语、俚语等,是经过时间的锤炼而沉淀下来的短语和词组,堪称“语言的核心和精华”,是“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的最典型的表现”,[1]不仅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通过它还能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于人类和动物关系密切,人类在长期对动物进行观察、驯化及使用过程中,了解并掌握了许多动物的生活规律和习性,进而创造出许多以动物为喻体的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以表示人物的某些品质特征,这是语言间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由于这些比喻所形成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区别,所以借用哪种动物来指喻人物的哪种品质特征,在各种语言中是不尽相同的。鉴于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动物词语,“而一个民族的语用心理往往在含有动物的表达方式里表现得最为明显”。[2]本文拟从英汉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和个性的角度出发,对英汉习语中动物词语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以揭示两种语言中动物喻体的选择以及动物词语的互译中存在的某种规律。

一.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大同,所以尽管英汉民族的文化背景截然不同,英汉语言中一些含有动物词语的习语却表现出相似的文化特征。这些习语不但使用相同的修辞手法,表现相同的文化形象,而且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涵上都表达相同的意义。表现在动物词语中,则是同一动物形象在英汉语言中,具有相似的联想意义,表达相同的感情色彩,即“形同意似”。在中西文化中,联想相似的动物有:云雀/百灵鸟——快乐的象征(as happy as a lark);狐狸——狡猾的象征(as cunning/sly as a fox);猪——肥胖的象征(as fat as a pig);驴——愚笨的象征(as stupid as an ass);蜜蜂——忙碌的象征(as busy as a bee);猴——顽皮的象征(as naughty as a monkey);鹦鹉——学舌的象征(to parrot what other people say)等等。对于喻体和喻义完全对应的动物词语,在英汉互译中完全可以保留喻体,并用直译的手法。例如,浑水摸鱼(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拿某人当猴耍(to 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老鼠过街,人人喊打(A rat crossing the street is chased by all)。这种既形似又意似的比喻属文化重合现象。由于习语受文化的制约,上述现象在英汉习语中毕竟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两种语言中,喻体和喻义呈部分对应、不对应、矛盾乃至空缺的现象。

二.由于英汉民族不尽相同的审美观念、生活经验中又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故而可以赋予不同的动物以相似的联想意义,于是动物词语中就出现了“形不同”却“意相似”的现象。其中首推英语中的“lion”和汉语中的“虎”。在英语国家,“lion”是百兽之王,是威武雄壮的象征,有 as regal as a lion, as majestic as a lion 的比喻。12世纪后期英王查理一世勇武大胆而被称为 lion-hearted (狮心查理)。[3]而在汉民族中引起同样联想的不是狮子而是“虎”(tiger)。习语中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又有“虎将”“虎劲”“虎威”“虎头虎脑”等比喻。其次,汉语中的牛和英语中的“horse”(马)也成对应。由于中国人常用牛来耕地,古代中国人喜欢用牛来设喻,如“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或

“强壮如牛”等;而英国人则相应地说“to 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 as a horse”,这是因为他们早期用马耕地。于是汉语中的牛在英语中变成了马。此外,常见的英汉内涵意义一致的动物还有汉语中的鸡和英语中的“goose”(鹅)。如中文习惯说“鸡皮疙瘩”、“杀鸡取卵”,而英语中却是“goose to flesh”,“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对于这种“意似形不同”的动物词语,翻译中一般可采取转译手法,即用译语中内涵意义一致的动物词语来代替源语。例如:a lion in the way/path(拦路虎);a donkey in a lion's hide(狐假虎威);a drowned rat(落汤鸡);a rat in a hole(瓮中之鳖);as timid as a hare(胆小如鼠);a black sheep(害群之马);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like a cat on hot bricks(热锅上的蚂蚁);to talk horse(吹牛);to teach a pig to play on a flute(赶鸭子上架);One should not twist the lion's tail.(老虎屁股摸不得);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宁为鸡头,勿为牛尾);You can take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牛不喝水强按头)。

三.习语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即古典文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有着渊源的关系。同一种动物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可以产生完全不同或相互矛盾的联想意义,即“形似意不似”。古典文学影响动物词语的内涵意义的经典代表是汉语的“蟋蟀”和英语的“cricket”(蟋蟀)。传统汉文化中“蟋蟀”是“忧伤、凄凉”的象征。早在《诗经》中,蟋蟀的叫声就被作为农夫岁末困顿生活的映衬,如《七月幽风》。此后,蟋蟀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其凄苦、悲凉的形象出现在汉文学中。而英美文学中“crickets”大多给人带来安静舒适甚至幸福之感。其来源可追溯到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所用的比喻“as merry as crickets”(像蟋蟀一样快乐),这一截然不同的联想对中国人来说显然很难接受。[4]此外,“龙”和“dragon”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蕴涵的宗教信息也不同。在中国人心中,“龙”是一种神异的动物,具有“神圣、高贵、珍异、吉祥、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封建社会,皇帝被尊为“真龙天子”,其子孙被称为“龙子龙孙”。在一定意义上,“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是我国文化的“特产”,是一种文化个性,[5]所以中国人常常把自己喻为“龙的传人”,汉语中也多有“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褒义表达法。而英语中的“dragon”指的是“长有双翅、会喷火的怪兽”,与“凶暴”联系在一起,而它的喻义则是“凶恶的人”,而且尤指妇女,[6]这与“龙”的喻义可谓相去天渊。基于龙与在文化信息上存在的差异,将亚洲四小龙译成“four Asian tigers”可谓明智之举。至于汉文化中带有强烈贬义的“狗”与英文化中只是中性的“dog”(喻义是家伙),则常被用做经典来阐释中西文化之差异。因篇幅有限,恕不再赘述。对于这类“形同”而“意不似”的词语,由于其貌合神离,常常构成翻译中的“陷阱”。因此,要正确地译出源语的意思,首先应明确该动物喻体在英汉语言中的不同内涵,翻译上可舍弃形式上的一致而追求意义上的等值,即采取意译手法。例如,as merry as crickets(非常快活/快活似神仙);top dog(要人);lucky dog(幸运儿);to help a lame dog over the stile(助人渡过难关);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时);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欲加之罪何患无辞);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老年人学不了新东西);bastard(狗杂种);lucky dog(走狗);to long to see one's children succeed in life to expect one's childre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 to hope one's childre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望子成龙)。

四.由于中英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汉英民族的生活经历、生产劳动也就自然不同,由此,动物词语中喻体的选择自然也就有别。正如功能派语言学家马丁内所言:“每一种语言都按自己特有的形式来组织和它相对应的经验材料。”[2]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养殖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因而与海洋有关的比喻也就特别多,动物词语中一些喻体也取自海洋。而汉民族依赖生存的环境以陆地为主,其生产生

活都离不开陆地,故相对而言,以水生动物为喻体的动物词语就比较少,有时形成了一种空缺。例如,英语中许多以 fish 为喻体的习语在汉语中相应意思的习语中找不到“鱼”字。如 a fine/pretty kettle of fish (字面意思为好一锅鱼实指一团糟),to fish in the air (水中捞月),to have other fish to fry(有别的事要干)等等。同样,有些动物词语只在汉语中出现,相应的英语习语中却不含动物词语。例如,画蛇添足(to gild the lily,字面意为给百合花镀金),乌鸦笑猪黑(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等。对于这种只在一种语言中出现动物喻体而另一种语言中无对应动物喻体的空缺现象,翻译时可更换喻体或者干脆舍弃喻体,采用意译,译成译语中相同内涵的习语。例如,as close as an oyster (守口如瓶);as happy as a clam(悠然自得);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矮子中的巨人);to throw a sprat to catch a whale(吃小亏赚大便宜);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上梁不正下梁歪);to teach fish to swim(班门弄斧);to 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 (挂羊头卖狗肉);to look for grass on the top of the oak (缘木求鱼);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to go for wool and come back shorn (偷鸡不着蚀把米);The burnt child dreads the fire. Once bitten, twice shy. (一朝遭蛇咬,三年怕草绳)。

以上着重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相同及相异处着手,对动物习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简要讨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动物词语因其喻体在人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与各民族文化紧密相关,表现出极为强烈民族特征,蕴涵着文化差异。因此,我们应对此加以系统的对比分析,以更好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阅读或翻译时可少犯或不犯望文生义或张冠李戴的错误,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 [2] 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 [4] 钟良弼.从“蟋蟀”和“杜鹃”看词语的文化传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1):9—13.
- [5] 谭载喜.文化对比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8,(5):16—23.
- [6] 宋德生.老调新弹——“望子成龙”英译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0,(4):34—36.